

天下文化
社會人文

務實的台灣人

徐宗懋 著

天下文化
社會人文

務實的台灣人

徐宗懋 著

作者簡介

徐宗懋，一九五八年生，輔仁大學西班牙文系畢業。熱愛新聞與藝術，立志當戰地記者，曾採訪過中南美洲游擊戰爭、美國轟炸利比亞、菲律賓政變、北京天安門事件等。一九八六年至一九九〇年，擔任中國時報駐東南亞記者，九〇年後將重點轉至中國大陸、日本等東北亞地區。

著作有：〈南洋人〉、〈台灣人論〉、〈時代的轉瞬〉、〈海角新樂園〉，並編有〈李光耀最著名的十篇演說〉。

序

誰是台灣人？

彭明敏

一九九五年是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日本一百週年，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中國國民黨政府接收台灣五十週年，就是說，台灣近一百年，前半由日本統治，後半由中國國民黨統治。一百年，對於任何土地或人民，都是相當長久的時光，其所留下的痕跡必然是極大、極廣、極深的。

這時台灣又進入歷史的關鍵時刻。台灣何去何從，全體住民正在此掙扎苦思。這個思索是歷史的、政治的、社會的、文化的、種族的，同時也是情緒的、理性的、經濟的、利益的。它必然涉及：

一、「台灣人」是誰？他們為什麼在這裏？其與中國的關係如何解釋、如何

定位？

二、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對於台灣住民和社會有何影響（政治的、文化的、經濟的、教育的、心理的……）？

三、日本統治台灣，對於其後中國國民黨統治台灣，有何影響？

四、中國國民黨統治台灣，尤其國共內戰和近半世紀的戒嚴，對於台灣住民和社會有何影響（政治的、文化的、教育的、心理的、社會的……）？

五、台灣人民應認同的是什麼？國家（政治法律）的認同與種族文化的認同有何不同？有何關係？

六、現代國家和國民（Nation-state）成立的基礎是什麼？

七、中國共產黨政府對台灣的領土主張有何根基？

八、所謂「統獨之爭」，其真義為何？

九、台灣人民應往哪裏走？

在這個時點，我們所需要的是一種完整的、全面的、多邊的、平衡的、客觀的、理性的、務實的、現代的、民主的、前瞻的、非教條的、非口號的探討。

徐宗懋先生這部著作，符合於這個需要。它為上述思索提供豐富難得的資料

和啓示。徐先生長期從事新聞工作，經驗豐富、見識深厚、視野廣闊，所涉獵的資料文獻極多，故爲文博引旁證，極有寬度和深度。他過去已有《台灣人論》一著發表，現在又經用功涉獵、用心思考、費神著述，經天下文化出版公司將之付梓，有此大作問世。

不論讀者對於著者的論點贊同與否，此作對於台灣前途的探討是一難得的貢獻。作爲關心台灣未來的一個台灣人，本人在此應向徐先生和天下文化出版公司表示感謝，並相信此作將成爲討論「台灣問題」時必讀文獻之一。

一九九五、四、十

於淡水

（本文作者為彭明敏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序

放大鏡下的台灣人圖像

蕭新煌

本書作者徐宗懋在序裏說，《務實的台灣人》是用放大鏡來觀察台灣人的心靈架構和解釋台灣人面目在歷史所形成的過程。這是一個頗有野心的企圖，但出身歷史訓練，並長期從事新聞工作的徐宗懋，卻憑著他那蒐集歷史資料的能耐和捕捉現實動態的敏感，在這本書的許多章節裏，的確也創造出相當可觀的成績。

我有機會先讀這本書，隨著一章一節文字和思緒的進展，我逐漸也理解到作者是想怎麼鋪陳和透視台灣人的集體性格和意素（ethos）。我綜合整本書十章所得到的印象是，要了解當前九〇年代台灣人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層面所顯露的集體心智和行為模式，就得掌握過去幾世紀台灣這個海島和土地，以及

人民所經歷的歷史流程，不但如此，也該環顧四周與其他國家社會人民從過去到現在的遭遇做個比較。換句話說，前者是歷史的視野，後者是比較的角度；也只有用歷史和比較的觀點看台灣，我們才能更深入、更寬廣地理解台灣人為什麼會有一些現在看起來頗為獨特和不易捉摸的性格：有時是被一些人熱情緬懷和激賞的高貴情操，有時卻又是被另一些人要去冷酷揭發和諷刺的醜陋面貌。台灣人看台灣人都看出如此不同的圖像，更何況是那些用不同政治立場看眼前台灣，可是只看到片斷歷史切面下某一時代台灣的外國人呢？

外國人現在看台灣和台灣人，大概不是從兩岸關係看台灣政治，就是從國際貿易看台灣經濟；其實這也是外國人最常被台灣人自己問到兩個「台灣印象」。台灣人有了台灣人的總統，卻又說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中國」；這對打從心裏直覺台灣已是、也應該是個獨立國家的一般外國人來說，是難以理解的。但是，對那些比較世故的外國政客來說，台灣人上上下下不分朝野都那麼熱中進聯合國，想在國際政治舞台上與中共平起平坐，卻更覺得很難為台灣講話。

在一知半解的外國人眼裏，台灣人曾經是同情的、貧窮而落後的第三世界，現在卻成為被嫉妒的貿易競爭者和奪走先進國家勞工就業機會的入侵者。他們不

解台灣人怎麼那麼會做生意，不但什麼生意都會做，而且什麼地方也都敢去；但總是這做做那做做，有賺錢就爭，見不妙就跑。

對不少台灣人來說，我們很可能對上面這些獨特的政治和經濟的想法和作法，未必真的知其所以然。我想，徐宗懋在《務實的台灣人》裏，所想剖析的，無外乎就是這種看似常有矛盾，既讓人佩服又叫人取笑的台灣人性格背後的一些歷史脈絡和政治因緣。因此，他從最早粵閩移民台灣的歷史和移民性格切入，再看台灣移民社會結構的形成和流變，以及它與原移出地或同或異、若合若分的矛盾。我對書中廣引對台灣移民性格所做的不同勾勒，有著深刻的印象。雲門舞集「薪傳」裏渡海移民的悲壯和氣魄讓人感動落淚；邱新民對閩粵移民「既膠又汞」性格的刻畫，更讓人感歎逃難「個個猛」和「不團結」的急躁無賴氣息，似乎到現在還難成大氣候的民族社會格局。史明筆下的台灣人民「有時會突然起來猛烈的反抗一番，然後又是氣短的忍受下來……」的尖刻描寫，更讓我似乎又在幾百年後的今天，看到類似的情景……。

台灣人反省的起步

從閩粵移民的社會性格來洞悉後來成為台灣人政治意素的基礎，是我對本書很欣賞的一點。從移民求生存奮鬥的色彩，到明鄭海上貿易集團的本質，到短命台灣民主國卻仍奉「大清」的大陸思想，到終究「殺倭」不成無奈忍受，甚至引日兵入台的海島商人投機本性，在在都暴露出歷史上台灣人已多少帶有著為生存、為活命，而投機、妥協，甚至打不過就討好，隨時可改變說辭和原則的善變性格。讀了這些自我剖析和自我批判的話，總會不太舒服，卻是台灣人該如何反省的起步。

台灣人的祖先是移民，他們來台是要建立新的家園，卻不是要建立新國家，這一社會史實反映了移民者的「遠離」心態。加上日據五十年的外來統治和光復之後數十年的外來大陸政權威權體制，台灣始終是被統治者認定只是地方，而不具備一個完整而自主的「國體」(statehood)，台灣人民也一直被教化成不敢、也不能去認同台灣自己的國體。殘酷的客觀現實就這麼形塑了可悲的主觀意識。直到一九八〇年後，台灣人的客觀歷史處境有了改變，台灣人才開始認真

地去找尋自己的主觀國家意識，也在這種找尋國家認同的過程裏與對岸「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區隔與對立，遂又引發了統獨的矛盾。但統獨矛盾已不是內部族羣衝突的擴大與延展，而是企圖界定台灣與外在關係的定位。這不就是國家認同的主旨和內涵嗎？

統獨的外部定位努力，是必要的國家意識建築工程，但內部原就有政治的省籍問題和國民黨的內部政爭卻也在這工程進度期間併發成為另一內部隱憂。這使得台灣人那種既會抗拒外來政權，又會無奈忍受，甚至又藉機討好的歷史性格再次展現。台灣人尤其是許許多多在枱面上的政治人物於是用善變來應付隨時變化的外在局勢。李登輝總統在過去幾年裏的作為和言論，時有混淆、矛盾，但總又能不時滿足不少台灣人的主觀意願，大概就是這種強烈現實感和生存法則的驅使所然。

總統、販夫相同性格

在最後一章裏，作者花了四頁篇幅描繪一個典型主流台灣人的現實面容，我覺得很有意思，這最後一章終於把注意力放回到當前一般台灣人的身上，與前面

從閩粵移民本質切入正好呼應。

台灣人從歷史的煎熬裏磨練出能拚、能變、能求生存、能忍辱，更能隨著外在變化立即調整內心的價值的妥協現實性格，街上的平凡人是這樣，想入主總統府的政治精英也是這樣。因此，今日統獨主張的喧嚷衝突，到了明日海峽兩岸客觀局勢變了，可能就又有不同的詮釋。

這本書還用了兩章分別討論新加坡和泰國的政治文化，用意在与台灣做比較，作者似乎有心告訴讀者，台灣、新加坡、泰國都有一段應付險惡外在條件的苦難史，但也都靠識時務、有韌性、能忍辱，這些自保、自處之處走出了自己的路。用這種比較的角度來看台灣人，是值得多鼓勵的，許信良在《新興民族》一書裏一開始就引蒙古的民族社會經驗，其用心也是藉此來凸顯台灣人的「新興性格」。但在作者徐宗懋看來，台灣人的性格是長期流動歷史的形塑的結果，如果是新興，那也是歷史意義上的新興。

我不知道作者是不是懷有多一些他在書裏所謂的「中國式的精神」，但這都不重要。被他剖析的台灣人，也不應該用「台灣式的精神」來讀這份歷史的解剖報告書。比起一定比徐宗懋「更台灣的」李喬筆下的醜陋台灣人，務實台灣人的

總體檢評語，實在顯得溫和厚道多了。

總之，這是一本很用心寫的書，我願意推薦它給所有自認已有信心經得起自我剖析和透視的「務實台灣人」。

（本文作者為中研院民族所研究員）

作者序

捕捉流動時代的容貌

寫完《台灣人論》以後，仍有意猶未盡之感，讀過的朋友也這麼奉勸我，說有些論點還可以說得更詳細完整。

剛好台灣的政治、社會、文化正起著重大的變化，一九四九年以前遷台的漢人移民掌握了主導的作用，台灣以及台灣人原來的樣子凸顯得更清楚了。過渡期間的激盪、衝突、和解看得人們眼花撩亂，也引起一些恐慌不安。究竟眼前發生的事情的本質是什麼？它們會把台灣引至什麼方向？

其實，冷眼觀察這段期間的種種現象，我原有的想法反而更加清楚深入，這毋寧是不斷發現沈澱的樂趣。譬如，李登輝總統以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和日本

作家司馬遼太郎傾心交談時，一些人氣極敗壞，但更多人卻覺得總統說出了他們的心聲。我則理性地想，以一般中國人的脾氣，最高政治領袖面對外國人時，如果腰桿不夠硬，都會被當成奇恥大辱，為什麼李總統以一國總統之尊，用相當卑憐的口氣跟外國人講自己的人民多可憐，其支持者不但不憤怒，反而深深感到共鳴？這明顯已不是典型中國人的反應了，而是台灣式的精神語言了。它怎麼形成的？代表什麼樣的生存意義？

另外，民進黨的許信良先生說，台灣民族是個新興民族，東征西討，像過去的蒙古人或滿人，其引借現象就是四處在海外攬生意的台商。許信良也曾思考過，為什麼在商場上冒險犯難的台灣人，面對中共的威脅卻嚇成那個樣子呢？其實這也是我的疑問，但我的答案是明顯不同的，為了賺錢而衝刺當然有可能因此發展出一套相應強勢的政治方略和軍事力量，但兩者並不一定會畫上等號。我們真正要探索的是一種心靈架構，源於經驗法則，在歷史的發展中有跡可循，體現在今天的不僅是政治和經濟政策，也是日常生活中的行為模式。所以有時候辯證一些事情並不需要引用一大堆的數字資料，只要看看現實情況是什麼樣子就夠了。譬如，如果台灣商人具有強勢的政治擴張性格，那麼台灣怎會成天擔心中共

以商圍政，以民逼官呢？台灣商人幫中共改變台灣的政策，似乎超過幫台灣改造中共，這並不像蒙古人的遠征。

雖然如此，台灣人的生存方式亦然也有正面的道理，否則它不可能廣泛地存在。為什麼台灣人有海洋文化中的國際貿易性格，卻無保障國際貿易利益而相應產生的政治和軍事強勢性格？什麼樣的東西阻止了它的發展？以及把它導向何種思維方式？

小國的生存藝術

這些都是很吸引人的思考。將近兩年內，當我工作、閱讀，甚至走在街上的時候，這些問題不斷浮現在我的腦中，因此開始萌生寫《台灣人論》後第二本相關書籍的念頭。我覺得當前有關台灣的觀點有些不是太中國，就是太台灣，而社會現狀卻非如此，它是既中國又台灣的，因此有關台灣的論點必須符合社會真況，才具有說服力。一種美麗的說法如果與社會實情有太大出入的話，那它只能說是一種願望，而不能說是有深入理解的分析，對未來動向的掌握也就不可能真正準確。

我的看法是，台灣人與中國人性格不同之處在於，台灣人比中國人多了一種小國的生存手段。當然這不是台灣人所獨有，而是一般小國都有的。也就是，小國的實力條件使得它的國民對外在威脅有較大的現實感與妥協性，以維持生存的最高原則。這種性格不僅會體現在政府的政策，也會表現在國民的具體行為上。為什麼台灣人會有這種傾向？道理很清楚，自一八九五起，台灣與中國分離長達一個世紀，中間的一些遭遇使得台灣人有了不一樣的想法和作法。雖然台灣人的漢文化背景中有著強烈的大國的精神因素，一九四九年進入台灣的大陸人也強灌輸一種大國意識，但台灣作為美國、日本、中國勢力交集中的一個小的政治實體的事實，也必然形成另外的精神意識——一種小國的行爲藝術。

因此，眼前我們看見島上的思維和情感的激盪，都來自於大國的精神文化和小國的現實矛盾，一些人的壓抑苦悶也正源於此。當然這個事實是不是永遠的？似乎很難一口咬定，即台灣未來是走向與中國統一，或是走向法理上的獨立，涉及的是歷史條件的問題，而不是島上人民背負何種使命的問題。也就是說，島上人民真正在意的是，不管何種歷史條件潛蘊累積的過程中，他們都保持務實的態度，而不會做出違反生存原則的選擇。這是台灣人真正的面目，政治領袖若欲獲

得支持也必然要反映這種特質。

當有關的資料和思考逐漸過濾成形以後，我開始著手寫作。感謝天下文化出版公司提供協助，使得我可以更廣、更快地完成這本著作。簡單地說，《台灣人論》是用望遠鏡來看台灣人，而這本書則是用放大鏡來觀察台灣人，它絕不是狹窄的道德檢視，而是試圖合理解釋眼前現象形成的過程，以及對未來會發生什麼影響。必須說明的是，既然目前台灣人的性格是歷史的產物，它也就不可能是永遠一成不變的，只要歷史條件改變，而且時間達到一定的長度，台灣人的性格也會變成另一種樣子。因此，它具有高度的流動性，新的時代因素會帶來新的變化，而我的工作正是捕捉我們所處時代的一個較顯著的面貌。

目錄

務實的台灣人

序

誰是台灣人？

彭明敏

序

放大鏡下的台灣人圖像

蕭新煌

作者序

捕捉流動時代的容貌

第一章

移民性格如膠似汞

第二章

隔世再見舊城堡

二三

第三章

血緣對抗的魔咒

四五

第四章

台獨的精神法統

七一

第五章

新加坡能，台灣也能？

九七

第六章

真實的「國王與我」

一五五

——泰國求生法則

第七章

海洋文化在台灣

一八一

第八章

騎牆者的生存道德

二二一

第九章

李登輝的台灣人性格

二四三

第十章

大中國與小台灣

二八一

移

民性格如膠似汞

第一章

「膠見水溶化而成如拖泥帶水般的粘著性溶液，乾後而結成堅硬的塊狀物，但過乾則易脆……汞不受容器約束……團結一體，既不牢也不穩固，一旦容器被砸爛了，羣體瓦解！」

早期閩粵移民的性格兼具類似膠與汞的特色。



先民冒死渡海的故事，一直是台灣人引以為傲的歷史記憶。

（雲門舞集呂承祚攝）

漢人眼中的英雄兒女

早期登上台灣島的漢族移民是怎麼樣的一批人？

他們登上船，渡過危險的黑水溝，來到這座瘴氣瀰漫的島嶼，大片的原始森林由南到北覆蓋著，林中住著奇珍異獸，以及兇悍的馬來族部落，隨時準備為捍衛自己的家園敲打戰鼓。

對漢族移民來說，這是一個嶄新的人生，它充滿著希望，也遍布著危險。到了二十世紀末期，三百多年前的渡海形象成了台灣島的精神符號，象徵著英勇無懼，能與風浪搏鬥、開天闢地的英雄兒女。當然，對於住在原始林的馬來先住民來說，這些飄洋而來的漢族移民代表新的殖民力量入侵，先住民的人口和文明都沒有力量抵抗，甚至缺乏足夠的警惕，這無疑是一場弱肉強食的災難，以致於三個世紀下來，先住民的人口大量的萎縮，生活形態被改造，失去的土地注定永遠變成別人的了。

漢民族成了台灣島的主人，他們的同類不斷地從對岸的大陸渡海而來，最終

甚至來了一個頑強的漢民族流亡政權鄭成功，正式把中國政治帶入台灣。這個新的起點無疑有利於更多的漢人從大陸遷入，直到他們的人口成了島上無可挑戰的絕大多數，這個基本事實決定了日後台灣的歷史是站在誰的角度、誰的利益以及呈現了誰的視野。

就像中國人崇敬自己的祖先一樣，台灣島上的漢人用同樣一種眼光看待早期渡海的先行者，那形象是莊嚴神聖、感人熱淚的，代表著自己的來源，以及自己奮鬥努力的傳承，一種古典史詩的浪漫意境，以及一個民族起源的神話美學。

台灣割讓日本之後，連橫以十年時間完成《台灣通史》，自序中最後一段寫的是：

洪維我祖宗，渡大海，入荒陬，以拓殖斯土，為子孫萬年之業者，其功偉矣。追懷先德，眷顧前途，若涉深淵，彌自儆惕。烏乎念哉！凡我多士，及我友朋，惟仁惟孝，義勇奉公，以發揚種性，此則不佞之幃也。婆娑之洋，美麗之島，我先王先民之景命，實式憑之！

連橫是堅強的中華民族主義者，他的《台灣通史》是依據中國古文的寫法，目的是教導落入日本帝國版圖的台灣漢人不要忘了自己的根源。然而，日本帝國瓦解以後，連橫的一位台灣後輩史明再寫一本《台灣人四百年史》，把連橫所說的很多好人全部形容成壞人，尤其是那些不是出身在台灣卻掌有權力的人。他似乎將由大陸來的一般人民和由大陸來的當權者畫分成兩個不太相干的階級，甚至在利益和情感上是完全對立。這使得台灣島上遍布著人民自資建立鄭成功廟的現象變得難以解釋，甚至貢寮鄉人民反對興建核能電廠時，端著鄭成功神像作為精神武器的神情，也顯得不可思議。

然而姑且不論諸多爭議，史明提到渡海而來的漢族移民時寫道：

這些從昔古時代傳下來的許多傳說和故事，從無關的外人來看，當然是一齣無稽之談，簡直是屬於無可查考的迷信。可是，這些移民開拓者的子弟，現今的漢人系台灣人，若是把祖先們所傳下的這些傳說和故事，與現正圍繞著自己的實際生活聯結在一起，當想起自己的祖先們所經過的千辛萬苦和挫折遇難的時候，胸懷中必有一陣熱血奔騰之感。

在這裏，史明似乎又回歸到連橫的「筆路藍縷，以啓山林」的精神認同，他感受到的是一般熱血奔騰，而不是站在先住民的眼光預見一批異族湧進，將進行一場殺戮和強占土地的可怖景象。也就是說，只要是漢人，不管胸懷何種信仰，參加哪一個黨派，對渡海來台的英勇堅忍多百般讚揚。這幅景象成為舞蹈和繪圖的感人題材，歌頌和美化的對象。

艱辛渡海的台灣精神

現代舞舞蹈家林懷民在舞碼「薪傳」中有渡海一幕，描寫早期大陸移民乘風破浪的英勇情形。男的英挺身勇，毅力超人；女的刻苦耐勞，不畏艱險，同舟共濟克服兇惡的波浪，尋找光明的未來。這一幕戲歷時不衰，成了林懷民創辦的「雲門舞集」中的戲中戲，每當他們在海外巡迴演出，幾乎反覆在舞台上呈現渡海的無比悲壯與氣魄，表現來台祖先的精神素質的高尚。這一齣舞在大陸上演時，也一樣引起觀眾的強烈共鳴，因為它談的基本上是一個漢人的故事。

尤其隨著時間的久遠，過去的事情更被賦予各種想像，塗上浪漫的色彩，逐漸成為被神聖化、根深柢固的典型。渡海的浩翰奮勇景象幾乎成為各類本土教材

的第一課，延伸成一些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認知。

當前民進黨精神領袖彭明敏說：「我們的祖先來台為的是什麼？他們是貧苦的農民及漁民，為了逃避大陸悲慘的生活而來台灣，不是為了擴張中國的領土而來台灣。他們用台灣精神來創造新的生命，台灣精神就是冒險、開拓、奮鬥、創造、刻苦、樸實及節儉。我們要放棄一切教條、口號、神話及虛構，並充滿活力、充滿創造地踏入二十一世紀，這樣台灣的前途才會有希望。」

彭明敏有關早期渡海移民所體現的台灣精神是極為正面的，冒險、開拓、奮鬥、創造、刻苦、樸實及節儉則成了先民的卓越特性，並為當今台灣人所繼承，作為光明前景的思維。這種思維透過日益成形的台灣人意識，慢慢成為一種歷史使命，從而超越人類學的範圍，成為一種強烈的政治標誌，在民進黨中尤其成為通俗的流行話，或是政治人物的口頭禪。

狼子野心的另一種記載

於是，渡海先民勇敢樸直的形象大抵上被固定了，帶著英雄兒女的色彩，他

們成為當前台灣人性格的雛形。這種認知滲著台灣人意識所蘊涵的高度尊嚴感，結果就是激烈反對其他相反的陳述，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對清朝大臣李鴻章謂台灣「鳥不語、花不香，男無情、女無義」之言，十分痛恨。李鴻章是在向日本人力陳占領台灣無用的時候，說了這句話，情急之下自貶其民，不無誇大之處。儘管如此，李鴻章的評語並不孤立，清代有關台人的負面形容頗多，有些被反覆引述的名言。如：「台民喜亂，如撲燈之蛾，死者在先，投者不已。」「恩不可結，法不可威，所謂狼子野心最難約束。」「泉漳之民性極拙而易怒。」「閩粵門而漳泉合，泉漳門則粵即伺勝敗以乘其後，民情浮而易動。」

如果說清朝文人心懷偏見，那麼後來被發現的〈渡台悲歌〉，則是早期移民對自己的生活環境所作的紀錄。譬如：

勸君切莫過台灣 台灣恰似鬼門關
千個人去無人轉 知生知死都是難
就是客場也敢去 台灣所在滅人山